

# 高等教育的国际视野

## ——充满挑战的理念与实践

(英) Trevor Kerry 编著  
李有增 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高等教育的国际视野

——充满挑战的理念与实践

(英)Trevor Kerry 编著

李有增 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64-53  
36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的国际视野：充满挑战的理念与实践/(英)克里(Kerry, T.)编著；李有增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56-1477-4

I. ①高… II. ①克… ②李… III. ①高等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0189 号

版权所有© Trevor Kerry and Contributors, 2012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1980 号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凯琳国际文化版权代理引进  
(www.ca-link.com)



---

责任编辑 张慧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65 千

定 价 34.5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 作者简介

**Paul Bacsich** 在英国开放大学任职多年，曾任电子媒介研究组组长，该研究组是开放大学知识媒介研究所的前身之一。自 1994 年起，他开始对虚拟大学进行研究。1996 年，英国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委任他为远程信息处理学科的教授，他在教育研究集团内建立了虚拟校园和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在此之后，他通过自己的信息技术媒体公司提供咨询，任职英国网络大学特别项目负责人。后来他常年对教育基准方面的问题提供顾问咨询辅导，并长期为高等教育学院提供网络学习规范和变革管理方面的顾问咨询。Paul Bacsich 现任 Sero 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他在公司中成功申办并运作两个大型终身学习计划，分别着重于虚拟校园方面和开放教育资源方面。另外他还是英国密德萨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为英格兰、威尔士和瑞典的数所大学提供服务，并与多国研究人员进行合作。

**Christina Hughes** 是英国华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她主要研究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该理论在性别领域、教育领域、工作领域和就业领域的应用。她是性别与教育协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目前任职于性别、工作和组织董事会。同时，Christina 长久以来对研究方法论有着浓厚的兴趣。2011 年 Taylor and Francis 出版集团出版了她和 R. Cohen 共同编写的 *Feminism Counts :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Researching Gender*，这是她的最新出版物。

**Carolle Kerry** 毕业于英国公开大学，并在英国林肯大学获得了校长绩效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曾长期担任小学董事、副主席和主席，并成为了师范学院学校治理方向的研究员。Education Today、

Managing Schools Today、Curriculum 及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都曾刊登过 Carolle 的期刊文章。她曾与 Michael Farrell 和 Trevor Kerry 共同编写图书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Education*。她曾在地方政府任职，在英国诺福克郡议会的公关部门工作时，主编出版了 *Norfolk County Guide*。

**Trevor Kerry** 是英国林肯大学的首位名誉教授，也是英国格罗斯特主教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曾任教育学教授、教师学院高级副院长及院长，现今在英国布鲁克威斯顿学院担任主席。他曾在教育的各个阶段进行教学活动，编写和主编过 30 多本书籍和近 200 篇学术文章以及上百篇关于政治、社会、经济和野生动植物方面的新闻(有些文章使用笔名)。Trevor Kerry 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国际色彩奖”评委会曾授予他名誉色彩大师(2006 年、2010 年)，“黑白蜘蛛摄影奖”评委会赋予他特别会员的身份(2006 年、2011 年)。

**Gordon Kingsley** 是英国林肯郡哈拉克斯顿大学的校长。他曾在美国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在美国杜兰大学、密西西比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和威廉贾维尔大学教授文学。在威廉贾维尔大学执教期间，他曾任学院院长和主席。Exxon 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表明他是美国成功高校领导中的佼佼者，而他时任威廉贾维尔大学主席。他还曾在地方和国家的数个市民、教育、文化和教堂董事会任职，如今的工作为他带来了无尽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Rosie Le Cornu** 是南澳大利亚大学教育学院教师教育方向的副教授，任教并管理该方向的教学经验课程。她在该领域已有超过 20 年的工作经验，与学校导师、教学协调员、职前教师和大学同事等校本教师合作开发职业经济中的职业学习。她在教学经验方面有着大

量著作，曾出版多篇关于朋辈导师、课程学习包罗性、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文化重构和学习型社区的文章。由于她在教学经验方面长期勇于创新、不断探索，2009年，澳大利亚教师教育协会和澳大利亚皮尔森教育集团赋予她澳大利亚年度教师奖。她是教学经验研究组负责人，积极倡导建立在批判性反思、伙伴关系和互助学习基础上的教学经验改革。

**Kent Löfgren** 2001年获得瑞典于默奥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今任该校教育系讲师及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创新与学习、测验效度与信度以及欧洲高等教育中的跨国挑战。他的研究涵盖信息通信技术、学习测验、标准化测验(用途、结果和信度)以及与国防和安全政策相关的问题，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也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他还是欧盟委员会教育和学习项目的负责人、专家和评论家。

**Fengshu Liu** 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研究“现代化的生活经验：中国和挪威三代年轻男女的身份构建”(这项研究由挪威研究理事会资助，研究期限为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她的最新出版物涵盖以下主题：年轻人与因特网的跨文化比较、中国城市青年与因特网、中国青年与网吧、中国独生子女身份构建、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中国大学生对中产阶级身份的自我构建、性别和教育、中国农村青年和教育、文化与教育等。她的最新出版物 *Urban Youth in China :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 于2011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Terfot A. Ngwana** 是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英国格罗斯泰斯特主教大学教育职业发展系客座导师。美国大学教育

行政理事会赋予他杰克逊学者称号，自 2001 年起，他就在英国进行教学与学习，研究高等教育。目前他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核心课程学习与教育领域的继续职业发展。

**Muriel Robinson** 有十年小学执教经验，获得语言文学教育硕士学位，并在英国布莱顿大学从事教师教育。在那里她对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了阅读与电视在叙述方面的关系。在英国布莱顿大学任职 14 年，自 2003 年 9 月，她被委任为纽曼学院和英国林肯郡格罗斯泰斯特主教大学副校长(主要负责学术质量)。她研究的主要方向仍是媒介素养，但由于过去和现在的职位，她对领导力也产生了兴趣。

**Tom Sherwood** 2009 年前在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任基督教牧师，他是全校唯一的全职宗教专业人士，管理 20,000 名信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2009 年加拿大联合教会委任他为 McGeachy 高级学者。他还是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社会学兼职教授，讲授宗教多样性和公共生活中的宗教，主要研究青年人的宗教性和精神性。

**Malcolm Tight** 是英国兰卡斯特高等教育教授，曾在英国华威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和英国开放大学工作。1999 年起，他开始任国际重要期刊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编辑。他的研究主要是综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和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 前　　言

# 变化中的高等教育：挑战与机遇

Trevor Kerry

## 高等教育的自动人行道

Arthur C. Clarke在他的一本小说中借鉴了H. G. Wells提出的某种设想，城镇和城市的人行道是自动的，无数不知名的人们踏上这条路，在各自的目的地离开。Clarke在借鉴的同时将这个想法进一步扩展，路的两端是固定的，中间部分以惊人的速度移动着。于是，人们逐渐开始用自动人行道来形容高等教育的世界。

上述的自动人行道是由某种强大却看不见的机制决定的，这种想象很适合用来比喻21世纪的高等教育。但其实对于高等教育，还存在另一种比喻，那就是“出卖传家宝”。大学似乎不断遭到炮轰，以至于不能坚守长期保有的做法、自我形象，甚至准则，以满足来自千里之外的财政命令所赋予它们的财政义务，而这些决定的制定实则与教育无关。

因此，财政缺口下的动荡与妥协似乎才是当今对高等教育的定义。这种描述似乎很消极，但对其细致地描述会更加惨淡。

## 高等教育的近期历史

对大学近期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学的确处在动荡之中。1999年英国首相Tony Blair计划到2010年时，30岁以下的青年中

有一半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自此开始了大学在现代的动荡。这场扩张运动被称为教育大众化，具体来说，它的目标是促进来自贫困家庭和少数民族的青年接受教育。以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但在 2004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 44% 左右 (DFES 2004)。由于各部门的统计方法不同，我们很难获得精确的数字，但教育大众化的趋势已经得到了确立。尽管如此，它的前景并不乐观，Galindo-Ruada 等称：

20 世纪 90 年代，穷人与富人受教育比例的差距不断扩大。对此我们是该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与 1994 年相比，2001 年内来自各种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都更容易步入大学。其实穷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增长率极高，这主要是因为原来的数值太低了。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自 1994 年 5 月起，与家庭富裕的学生相比，贫困学生很难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在规定学生交付学费的政策出台之前，家庭收入水平与高等教育接受率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似乎表明，高等教育中由于收入差距造成的不平等是长期存在的，也许与高等教育减少对学生的援助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大学的扩张有关。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项政策并没有失败，但也没有如预先设想的那样成功。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上升了，但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中产阶级，而非贫困家庭，这有违制定政策的初衷。这些中产阶级的学生更了解接受高等教育的好处，更熟悉教育机构、申请流程和学习技能，更向往成功与抱负。他们太多人从这项教育创新政策中获得了利益，而这些政策施惠的对象却本是比他们更为不幸的群体。

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私立学校仍然占统治地位，尤其是人们口中的“最好的大学”（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首）。另

外，公立中学在英国少数民族地区占统治地位，大学入学率也较高（达到 89.1% 之高）（BBC news 2005）。萨顿信托基金会致力于调整这种不平衡现象，它曾表示：

该研究（University admissions by individual schools）根据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入学率的数据库，首次具体分析了 2002 年和 2006 年 3700 所学校和大学的入学率。研究显示：

- 100 所精英学校（在所有可以申请大学的学校中占不到 3%）为牛津和剑桥大学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生源
- 在 30 所最成功的学校中，四分之一的学生被牛津和剑桥大学录取。
- 100 所精英学校中为超过六分之一的一流研究型高校——“萨顿 13 校”（萨顿信托基金会列出的 13 所最优秀的大学）录取。

在这些名校中，80% 为私立学校，7% 的学龄人口就读于此。分析表明录取情况并不仅仅是由 A-level 考试的成绩决定的。

- 尽管学生 A-level 的平均成绩相差无几，前 30 所私立院校学生被牛津和剑桥大学录取的比例是公立院校的两倍。
- 在升入大学与 A-level 考试成绩有关的情况下，前 30 所综合学校里预计能考上的学生中只有一半学生如愿进入“萨顿 13 校”。
- 但是同样在升入大学与 A-level 考试成绩有关的情况下，前 30 所私立学校中进入“萨顿 13 校”的学生数量比预计的多三分之一。

政策的力量似乎还不如某些深刻的社会力量大，即便不是如此，有些关于本科课程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最根本的是：为什么

我们要使 50% 的人成为大学毕业生？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有些关乎个人利益，而有些却关乎国家社会。

1. 社会就业状况每日俱下，因此年轻人长达五年没有工作（若这五年正好在两次大选之间，还能有些用处！）
2. 对于成功，对于奠定高质量的职业生涯，每人都应享有同等机会。
3. 由于气候变化和世界人口增长等问题，当代职场对员工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具备新的技能。

### 新工党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以上答案可能正确，其中有些很有说服力。但新工党给出的答案建立在哲学的社会观上，与上述想法稍有不同。他们认为社会正在从工业模式（英国在工业上历来很成功，但是现在英国的廉价劳动经济正在慢慢衰落）向知识模式（未来社会买卖的对象是技能，而非物品）转变。他们总声称：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是创造财富的无形资产  
(<http://www.signsofthetimes.org.uk/knowledge/html>)。

但还有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在我们面前：哪种课程才能满足新一代大学生和/或未来社会的需求？某学派认为只有传统的课程才有价值。反驳意见却说，科学家、数学家、学习医学和各种技术的人数激增可以为知识型社会带来利益，但人们却很难发现数量不断增加的历史学家、古典主义学者和神学家为社会发展带来的机会，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另一个学派在强调职业教育（这种主张在某些时候有悖于建立知识型社会）的同时，提倡设立新的学科（如新闻业、戏剧、媒体研究和针对休闲娱乐的学科），大学中的实用主义者多支持该学派。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说过设立这些学科是很

有道理的(Kerry 2010)，但有道理并不说明它们在国家范围内是有用的。高尔夫课程管理的理学士以及表演艺术管理的文学士很容易成为反对者们攻击的对象。

因此本科教育面临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接受本科教育。人们很容易逃避这个问题，尤其是一开始国家有足够的资金供养学生、开设课程，但紧接着就出现了学生贷款的难题。由此，Blair 为教育提出的好主意就变成了 Brown 必须面对的财政噩梦。后来 Brown 作为首相公开表示，工党对教育的政策看似有用，实则毫无价值。

我们证明了在英国，只要相信并投资开发每个孩子的潜力，就能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http://www.labour.org.uk/gordon-browns-speech-progressive-government-conference>)

好景不长。只要对工党的教育政策稍加了解就会知道，该政策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八倍，这可能会引起巨大的开销。在此之后发生了两件事，学杂费和贷款数目激增，再加上经济衰退，使得这些费用攀至史上最高水平。BBC 新闻(2011)曾报道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 Rahul Mansigani 对学杂费的看法：

新的学费制度将政府的资金负担转化为学生的高额贷款，这对于高校制度来说是一次自私且具有破坏性的打击。<http://www.bbc.co.uk/news/education/12492825>)

当前经济衰退对本科生和毕业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一直认为接受大学教育是获得工作保障的直通路(尽管就业于公共部门的待遇并不是很高)，甚至是获得养老金的直通路，但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和毕业生来说，当前的形势并不乐观。

1. 可能用 20 多年偿还学生贷款。
2. 同样是白领，工资却比原来低。

3. 工作保障大打折扣。

4. 总的来说，服务业条件降低很多。

5. 在职期间抚恤金税增加。

6. 工作寿命增长，或许会工作到 70 岁。

7. 退休后，养老金减少。

当然，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工党政策的另一条纲领是权力下放。也就是说，上述政策可以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生，但苏格兰高校的学生和原来一样，不会有大量前期贷款的负担。新工党的权力下放政策(Reynolds 2008 年这样描述威尔士的教育政策)逐渐消除了英国各地广泛存在的教育系统交错重叠现象，但有时这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议：英国在教育上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政策有违全球化的大形势，颇具讽刺意味。

人们认为全球化可以保障一致性，但同时又让人们受到制约和束缚。全球化指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在英国)，人们有权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另外，全球化使各种教育体制获得了统一，而这些原本不同的体制对于世界多样化有着非凡的意义。McCall Smith(2006)在他的一本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人类学家 Domenica，他强烈地表达了对全球化的反对态度。她对年轻朋友说：

你觉得全球化是什么？我们都变成了顺从的顾客，每个人的品味都一样，都必须让离我们很远的陌生人替我们做决定，我们既无法监督他们，也无法控制他们，谁能从中获得好处呢？  
 .....我.....拒绝接受这些.....我想要活在真实的文化中.....决定我身边的事.....我们认为这能让人们免受文化环境的压迫  
 .....但其实却从他们身上剥夺了些东西.....我们认为传统的都是不好的，都是对社会不利的，阻止人类的进步。但其实传统不过是在告诉人类，我们都是社会的成员。没有了传统，我们真的就会更加热爱和尊重他人吗？.....还是我们不过把每个人

都转化为了道德上的陌生人而已。

自 1998 年，欧洲各国逐渐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Karran 和 Löfgren(2010)曾描述过该进程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有些人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Nybom 2003)、更大范围的市场化以及高等教育商业化(Lorenz 2006)的产物。下文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阐述。

英国政治部门发生的改变延缓了高等教育的转变进程，降低了高等教育在国民心理中的地位。高等教育曾是教育部最出色的部门，而现今却脱离了教育体制，教育阶段不再是个连续的整体。2007 年高校移至国会议员 John Denham 领导的创新、高校与技能部，这是新工党最重视的部门，可是不久后就撤销了。2009 年，高校成为了商务、创新与技能部的分支，受 Mandelson 勋爵(新工党的“黑魔王”)的管理。网络杂志 Personnel Today 称 Mandelson 想要让该部“保证英国的商业能够在将来的世界经济中获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高等教育变为了职业教育的分支。

因此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着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以下三人，他们是新工党的可怕三人体：Blair 疯狂地追求知识型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却从未存在过；Gordon Brown(总理)做事过于审慎，这为英国教育发展带来了危害；Mandelson 悄悄地将英国引以为豪、独立、世界闻名的教育体系扼杀成为培训分支，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仅用以满足经济的需求。

## 联合政府的忧虑

联合政府组成时经济并不景气，因此增加公民收入作为其主要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首相卡梅隆一直关注牛津大学是否充分向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招收学生(Porter et al. 2011)，牛津大学对他的怀疑表示谴责。同时，Porter 等总结说：

这直接导致人们愈发怀疑联合政府要求顶尖高校设定扩招公立学校、贫困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目标，利用社会力量操纵高校招生。

不久之后，联合政府颁布了一份白皮书(*Business, Industry and Skills 2011*)。这份文件唯一的创新点在于它提出大学课程私有化，其要旨和动力都包含在概要部分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高等教育：学生是教育体制的中心)中，有人将其戏谑为 *Higher Education: Money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高等教育：金钱是教育体制的中心)。这份文件的主要目的总结如下：

我们的改革主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战后我国的预算赤字达到了史上最高的水平，这需要我们削减政府各部门开支。削减教学拨款，转换为可偿还的学费贷款，不仅可以帮助高等教育获得资金，又极大地节省了公共开支。第二，高校须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提高教学水平、测验水平和反馈水平，使学生为进入职场生活做好充足的准备。第三，高校须增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接着，白皮书又讨论了“新教育机构”的问题，这些机构今后将会符合一定财务标准。

另外，从 2012—2013 学年开始，为鼓励某些高等教育机构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平均收费(包括减免学费)在 7500 英镑以下的学校将获得 20000 个预留的招生名额，这些学校的学费相对较低，但教学质量很高。在 A-Level 中取得 AAB 或以上等级的学生将不再占据高校招生名额，因此高校主要招收人数也会相应减少。这样各高校会在统一的标准下竞争招收学生，有利于继续教育学院和新生，也使其他吸引学生的非传统教育机构能

够按需扩张。

因此，新工党对高校的影响貌似有效，实则有害，它使高校面临债务问题，时至今日，新工党必须承认教育发展前景惨淡。然而这本白皮书却绝非充满悲观失望，它展现了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画面，教职工和学生都才华横溢、充满潜力和朝气，可这份文件也隐藏着某些不光彩的目的。它既看到了机遇，也看到了威胁。本章下文将着重分析这些机遇与挑战，并简单回顾这份文件。

### 高等教育部门的 SWOT 分析

本章的篇幅无法完整列出高等教育部门的 SWOT 分析(译者注：SWOT 分别代表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但我们将提炼和分析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重要部分。首先就是极有争议的教育全球化问题。

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依托全球化发展，欧洲各国签订《博洛尼亚宣言》，更是促进了教育全球化。全球化的确可能将与它相关的各种事物变得相似，彼此兼容甚至最终达成一致。但同时教育也确实需要向学生保证，他们在某地获得的学位与在别地获得的学位价值大体相同，各地的学习需求和测验过程也大体相同。等值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从招聘角度来说，用人单位想知道他们能从毕业生身上“得到什么”，无论他毕业于卢塞恩大学还是利物浦大学，毕业生最终获得某份工作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全球化还影响着教育部门内的国家计划课程。引进该课程时，人们并没认识到其善意的初衷(系国家教育覆盖面的最低保证)，而是将其看成一份教学大纲，狭隘地判断一小部分课程对学生的教育是否有价值，这个目标并未完成。多年内它又被重复修改，重新判断课程的价值。目前它仍然具有航标灯的意义，但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加深刻，有时甚至会顺理成章地将它抛弃。

教育全球化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研究生课程的某些方面或

许会取得跨国统一，但有些学生依然希望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重点能有些特色，除此以外，教职员依然能左右学生的选择。教育框架可以跨国混合，但创新的地方并不一定要流失国外。全球化会为高等教育(正如对社会其他方面)带来现实而严重的威胁，但它具有足够的说服性和延展性。在高等教育中，我们需要批判性分析，而非单纯地被动接受。

强烈反对教育全球化的人认为它是许多教育恶行的根源，如教育市场主义、管理主义、教育大众化、商品化、企业化、媒体化、私有化和官僚化。这些并不是好词，它们背后都隐藏着丑陋的意义。

### 市场主义

市场主义指原本应由公共资金提供的某物(因其内在价值)，而现在由于商品具有外在价值，因此个人变为了拥有某些权益的消费者，需花钱购买产品，内在价值被市场价值所取代。教育被商品化，变成只要占有特定资源就可以买卖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变成了面向消费者的商品所有者，变成了“商人”，为了盈利提供教育服务，而教育则只“服务于经济，不顾社会和发展责任”(Lynch 2006: 1)。

市场主义引发了一系列后果，高校愈发重视自己的品牌和推广。就在我写下这个句子时，一封邮件在我的电脑屏幕上弹出(这事绝对是真事)，说某所与我有联系的大学将它的信笺抬头的颜色由毛毛虫的青绿色(这不是他们的原话)变为了公司标识的蓝色。在财政紧缩的今天，这样的改变无疑会加大开销，而该大学依旧认为这很重要。

市场主义愈发重视国家主流媒体通过各种方法得到的学生满意度调查和学联盟排行。有些人说这些方面属于感知质量，而非可计量质量，但排在首位或获得大幅进步依旧很重要。Molesworth 等(2010)表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学生们认为获得学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权利和服务，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要投资的回报，他们在